

“我现在只关心最大的事和最小的事”

——对话百岁美学家郭因

■ 晋文婧(合肥)

百岁美学家郭因,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认识?到访之前,担心多有叨扰,慎重地发去一串采访提纲,询问可否?得到他的“秒回复”——“好”。

他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、新环境的接纳与融入,有热忱;他始终声音洪亮、笑声爽朗地回应我们所有的问题,活力充沛。

午后,若不会朋友,郭因会“刷刷手机、看看‘朋友圈’”。87岁那年,他完成了《中国地域文化通览·安徽卷》的主编任务,88岁正式养老以后,跟替他按摩的医生学会了使用手机。

午后,郭因或许会去附近的黑池坝景区转悠。黑池坝静水深流,他想到了“凝碧”二字。他认为,若有个“凝碧茶座”,或者“凝碧咖啡屋”,会更好。引发一番热议之后,这个地方出名了。美学家,自然会留意周围的景致美不美,总是着眼现实问题的美学家,总有这种社会关怀。

谈到家乡,他说:“我们那儿的土壤是酸性的。酸性土怎么养护?撒石灰,使它酸碱平衡,然后播种。”他永远惦记家乡的土地如何春耕秋收。郭因的故乡在安徽绩溪,谈起故乡,他滔滔不绝。“春节到了,早上起来,第一件事就是朝着天拜拜天地。”敬畏天地、尊重自然,带来郭因“绿色美学”最初的萌发。关于家与国,他的思考从未停歇。

大美学,从小处落笔

记者:百岁人生,关怀世界的热忱为何始

终不减?

郭因:我现在只关心最大的事和最小的事,首先是关心有关人间烟火的一切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。如世界会如何发展?地球是否能长期完好?人类共同幸福何时能够实现?而关心的最小的事,是早中晚吃什么?上下午到哪里去走走?

朱光潜主张美学的终极追求是人生艺术化,我赞赏朱光潜的观点。接着朱先生讲,讲的是美学应当帮助人类美化人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。为求“两美”,必须“三和”——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自身的三个和谐。我认为美学应用于当下的城建、园林、旅游等等,应该有助于生态建设、城乡发展、社会美育等等。

家国情,由故土生发

记者:安徽这片土地,给予您怎样的学术养分和人生经验?

郭因:安徽的历代先贤中,姜尚认为“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。”管仲所做的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不以兵车。”老子主张的“道法自然”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庄子讲求的“人与人和,谓之人乐。人与天和,谓之天乐。”《淮南子》讲求的“天下和洽”。近现代以后,安徽这片土地的先进人物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、宣传马克思主义,都对我有深刻影响。我后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,就和这些思想的影响分不开。

因为生在徽州,我也深受徽州民风民俗的熏陶。这种民风民俗,我把它分为三个方

面:第一是你该怎么样对待自然?第二是你怎么对待他人?第三是你怎么修养自己?敬重天地自然,爱惜一切农作物;敬重祖先,孝顺父母,尊重师长,夫妻恩爱、家庭和睦,兄弟姐妹互相扶持;爱劳动,爱学习;朴素,节俭;扶助弱小,多做善事,心态平和,心存善念,人敬我一分,我敬人十分……我由此打下一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,人与人和谐,人自身身心和谐的牢固基础。

此后读书求知,我又是在程朱理学的环境中起步的,就很自然地从小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这条道路开步去求知,也就自然地有了家国情怀,形成了进则济世、退则做个乡里善人的牢固思想感情。以后又接触了徽州人戴震、邵作舟、胡适与陶行知等人的思想与著作,使我追求的“三和”有了新的内容与色彩。

徽州文化,如何传承

记者:您认为徽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,应该怎样做?

郭因:过去许多年,学术界对徽州文化研究做了不少工作。集大成的成果是《徽州文化全书》,但我们还需要研究“徽州文学”“徽州书法”“徽州博物”“徽州民风民俗”等内容。还有徽州的历代画家到底应叫什么派?绘画又是否应该分派,须进一步研究。我们已经研究了很多“显文化”,还应该对深藏于社会习俗与人的骨髓里的“潜文化”进行认真研究。

徽州文化、安徽文化、中国文化、世界文



郭因近照。罗广心 摄

化,都是不断发展、不断变化的。作为中国人,对于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,对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,也是该了解、该研究的。因此,研究也该不断进行,还得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接棒前进。如果要问我年轻人有什么期许?我希望他们文理兼修,什么地方、什么专业最能够为人类作贡献,就到哪里去,就尽量去研习那种专业。

行动,回应时代之需

记者:大家都说您这位百岁美学家很“潮”,“潮”可以理解为您喜欢终身学习和实践吧?

郭因:去年,我学会了用AI查取资料,现在已经比较熟练了。今年10月,《绿色的履痕——百岁郭因学术回顾文献展》将在安徽省图书馆呈现。馆里的两位馆员,专门到我家来整理资料。20多箱备展材料里,有手稿、复印稿、学术界的来往信件、一些照片、一些字画,还有大家对我的评论。有人还想知道AI会怎么说我,就专门搞了一份《AI述评郭因》,也将作为展品陈列。

我生活简朴,个人爱好只是读书,有话想说时就写一点,偶尔以字画自娱与养生,或到附近景区转悠。我的生活方式似乎也在追求“三和”与“两美”。我很普通,也很渺小,1926年,我悄悄来到这个世界,我还将悄悄离开这个世界,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。

风灌满衣袖

■ 李丹崖(亳州)

最近,常想起祖母的那件藏青色盘扣大褂。已有些掉色的大褂,盘扣也磨得有些泛白,由于穿得久了,宽松了许多。祖母的大褂袖口很宽,宽到在秋风里行走,风鼓满衣袖,让人觉得她是挎着两只水桶在走路,那样子有些滑稽,却很生动。

想起古人的袖子,宽袍大袖,可以装奏

折、折扇、散碎银子……向来走路需要端着,为了成全一双袖子的体面。祖母的袖子自然无须端着,风也不乐意,它灌满了祖母的衣袖,又顺着藏青色布料的纹理丝丝缕缕地跑出来。我就这样跟着祖母身后走,一缕缕祖母的气息随风而来,是雪花膏的香气,是祖母在灶间里忙碌的气息,是祖母手上肥皂水的气息……

豆角丰收了,千条万条压枝低,那些青



杉林秋境 翁桂涛 摄

慢跑

■ 江舟(江西)

在学会慢之前,我没有真正跑过。少年时也跑过,发令枪一响,拼了命往前冲,胸腔里像揣着一只扑腾的鸽子。冲到终点,弯着腰喘半天,嗓子眼有铁锈的味道。那种跑是跟别人比,成绩记在册子上,身体的感觉便忘了。

真正开始跑步,是在三十岁以后。某天傍晚,换了一双旧球鞋,沿着江边的堤坝慢慢跑起来。起初跑得急,没出两百米便岔了气。于是放慢,慢到几乎跟走路差不多。江风从水面上吹过来,带着一丝淤泥的腥气。跑着跑着,气顺了,步子也匀了,人像是被自己的节奏托了起来。

从此跑了起来,一年四季都在同一条堤坝上。

春天的跑步是轻的。柳树刚抽了新芽,跑过时柳条拂过肩膀,痒酥酥的。油菜花在远处铺成一片明黄,那颜色从眼角渗进来,肺里像是灌满了花粉的甜。有时碰见熟人,隔着老远喊一声,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。我挥挥手继续跑,心里满满的,可什么也没想。

夏天的跑步是重的。日头把柏油路晒得发软,脚踩上去有一种粘稠的阻力。汗

淌下来,一滴两滴,像给自己漏计时。胸口闷得慌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焦渴。可越是这时候越不能停,一停便垮了。只能继续,慢慢地、固执地跑,把自己当作一只被太阳追的蜗牛。

秋天的跑步是初的。风凉了,梧桐开始落叶,踩上去咔嚓一声。落叶被脚步带起来,又在身后旋落。这个季节最不费力,身体像一架磨合好的机器,跑起来脑子里是空的——被风、被落叶、被远处稻香填满的、很舒服的空。

冬天的跑步是静的。早晨五点半,天还黑着,呼出的气变成白雾。跑过没有路灯的堤段,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,一深一浅,一进一退,像在跟自己对话。整条堤上只有我一个,可跑着跑着便不觉得孤单——那段上坡的喘息、那段下坡的松快,都成了只有我和路知道的秘密。

后来遇见一位年长的跑友,已经跑了四十多年,七十岁了还在跑。跑得极慢,却从不停。我问他这么慢有什么意思。他说:“跑快了,你看不见路边的野花开了没有。一深一浅,一跑一停,你才能看见你。”说完便悠悠跑远了,步子不大却很稳,像一尊移动的钟,只按自己的节律摆动。

那话我想了很久。我们都是被“快”养

嫩却饱满的豆角,在秋风里招摇着自己的成熟,祖母把它们一一摘下来,用一只竹篮盛着,尽管我觉得她完全可以放进自己的袖筒里。摘下来的豆角,一根根码好,一回到家,就忙着用开水中焯至半熟,然后再用针线把豆角串在一起,挂在与邻家房屋间过道里晾晒。光照风吹带走了水汽,不几日豆角变成了黑褐色,一触,焦干,哗啦作响。那样一个过道,堪称一个巨型的大风箱,风丝丝溜溜地吹着,祖母去收获晾干的豆角,穿的依旧是那件藏青色大褂,秋风中,大褂被吹得鼓胀。

农闲下来,节气也过了秋分,乡人喜欢负日之暄。祖母整日带着我们一众孩子,我们喜欢朝祖母的怀里钻,年龄小的,会把脑袋伸到祖母的袖筒里。孩子们待在一起,久了,会闹矛盾,家乡把这种孩子们的矛盾称为“磨牙”,上牙与下牙在一起久了还会磨,何况亲兄弟,倒也形象。磨牙了,就要哭鼻子,祖母找不到手帕,就拿袖筒给孩子揩眼泪,然后说,鼻涕奶奶给你擦了,风把怒气干趴下。被祖母袖筒擦掉的泪水,会被风吹干,孩子们也没有隔饭的“仇恨”,一顿饭的工夫,又跑到了一起玩耍。

秋光刺眼,当我还是小孩子时,曾躺在祖母膝头,拉着祖母那只宽大的袖筒蒙在眼睛上,看颗颗粒粒的阳光,如碎钻,那感觉很是特别。

祖母去世也是在深秋。那天夜里,我做了个梦,梦里祖母穿着那件盘扣对襟大褂,风鼓满了她的袖子,她就那样渐行渐远,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……

大的一代,读书要快、升职要快,连跑步也要看配速。可跑得越快,记住的越少——路边的花、天上的云,全被速度模糊了。跑过了很多路,却没有一条真正跑进过心里。

慢跑是不一样的。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一下一下,笃实而平稳。慢下来,才看见堤坝的护坡上开着极小的紫花,才知道四月的风是甜的、七月的风是烫的、十一月的风里有稻草烧过的余烬。

慢跑久了,便觉得它不像跑,更像一种移动的静坐。身体在前行,心却是定的。那些纠缠不清的念头,在脚步的节律中慢慢被捋顺。你不必赶去哪里,因为哪里也不是目的地——这脚步本身就是目的地。

如今我仍在那条堤坝上跑着。有时跑着跑着天就亮了,太阳从江面上升起来,把整条堤坝镀成一道金钱。我跑在光的边缘,影子拖在身后,像一个陪了我很久的老友。我知道前面还有很多路,可我不急。跑快了,路就没了;跑慢了,路才一直在那里,等着你一步一步把它的纹理读进心里。

跑步最后教会我的,不是坚持,是慢。慢到像水一样,绕过石头,渗进泥土,不跟谁比流速,只是流着。该到的,终归会到。

九月初的雨,小又稀疏,落在青石板上,淌出深一块浅一块的水痕。

我与两位朋友各撑一把伞,从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门口走进来,两旁的青砖黛瓦在雨雾里湿漉漉的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旧墨块。

街巷修葺过,墙面上岁月的斑驳还在,砖缝间爬着青苔,管网倒是换了新的,藏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。逐级而上,来到最高处,就是大观亭了。

准确地说,这是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,那座亭子早就不幸毁了。脚下只有残垣断壁。

两位朋友算是老安庆,说起安庆的历史如数家珍。大观亭这儿,原是津渡,潜山、怀宁、望江等地的人乘舟而来的下船停息之所。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西边的住户,就是上岸的渔民。

朋友说的应是不虚。二百多年前,有个叫沈复的人乘船溯江而上,舟抵皖城,写过一段话:“皖山之麓,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,墓侧有堂三楹,名曰‘大观亭’,面临南湖,背倚潜山。亭在山脊,眺远颇畅。旁有深廊,北窗洞开,时值霜叶初红,烂如桃李。”《浮生六记》里的句子,不过几十个字,留下的风景却让人一直惦记。

朋友说,这儿原来还有一处水塘,名为鸭儿塘。大观亭俯瞰鸭儿塘,鸭儿塘倒映大观亭,本是旧时胜景。如今水塘早已填埋,仅有地名留存。鸭儿塘社区现在属于大观区石化路街道。

大观区,是安庆市的始源之地,境内古迹大观亭曾与武昌的黄鹤楼、江州的庾楼相媲美,被列为“宣城八景”之一。“东有迎江寺,西有大观亭。吾曹不努力,负此江山灵。”现代学者胡适曾赋诗盛赞,道出迎江寺与大观亭两大地标在安庆历史上的显赫地位。

沈复看见的是美丽的秋色,我们遇见的却是萧疏的秋雨。隔了二百多年,同一个地方,同一座山脊,风景大不同。雨中登亭,亭是没有的,也眺望不见江景,视线被房屋遮挡得严严实实。

或许有那么一点点遗憾,也就仅此而已。事来则应,事去不留,做该做的事,做好眼前事,欣赏当下的风景,人生大约如此吧。

大观亭,也命途多舛得很。明嘉靖四年始建,康熙二十三年重建,咸丰三年毁于兵乱,同治六年又重修,1938年日寇侵占安庆,再遭炸毁。安庆市民曾联名写信,要求复建大观亭。可按照文物保护法,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,不应在原址重建。道理是明白的,可那追求完美的情绪却始终上头。

没了大观亭,多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,不也是一种传承吗?

雨渐渐密了,行走在街巷之间,“九龙攢珠”的皖韵九巷空间格局轮廓初显。“诗戏影、墙阶牖、茶膳酒”,九大特色场景呈现。历时两年多保护性修缮,街区内老字号、非遗体验、特色餐饮错落分布,烟火气十足,期待着不久后宾客满座。

在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外圈转了一圈,有婚纱店已进驻,店内已摆上了漂亮的婚纱。来到观音南巷,严凤英旧居正在装修,青年时代的严凤英曾在此居住、习艺,在这里唱响《小辞店》。这座城市的青石板巷陌间,黄梅戏唱腔至今婉转不绝。

雨停了。我们走了一小段路,来到一家开了三十多年的小饭馆,几人坐下来慢慢吃起了晚饭。席间,又讨论起大观亭能不能重建?“眺远颇畅”有一天会不会实现?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成功运营,能不能让市场的力量,结出这枚果实?

那一晚梦中,我站在雄伟的大观亭上,眺望苍茫江面,看到了“黄鹂号”蒸汽轮船庄严地驶入安庆港。

